

往事如昨

二大爷闯关东

王存东

一

二大爷是我父亲的二哥。八十多年前他闯关东的经历可谓跌宕坎坷，令人唏嘘。

事情却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说起。这一天，家住沈阳的一大爷家房门被一位陌生青年人轻轻叩开。来者自报父亲姓名，说明替父寻亲的来意。一大爷惊愕，几乎不敢相信——离散四十多年的弟弟有了音讯！他弟弟正是我二大爷。

一大爷愣怔片刻，旋即赶紧把年轻人让进屋内，急切地问：“你父亲在哪里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”

原来，二大爷现住黑龙江，他多年前在沈阳与一大爷失散后，流落他乡。听说儿子要去沈阳出差，才流露出自己曾在那里的一段经历。在儿子的追问下，他终于打开了尘封近半个世纪的记忆。青年人在当地公安派出所帮助下，才有了沈阳寻亲这一幕。

时间回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国内战乱频仍，饥荒蔓延，民生凋敝。爷爷早逝，奶奶带着我父亲兄弟四人，生活十分艰难。无奈之下，十六岁的一大爷领着十四岁的二大爷，随着闯关东的人流，从龙口码头乘船踏上了谋生之路。

当木船离开码头后，家乡越来越远，影子渐渐模糊、消失，他们的心情如同漂泊在大海上的小船，四处没了着落，对未来也一片迷茫。小哥俩离开家乡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，船停靠旅顺码头后，见很多人奔东北最大城市沈阳去，便也跟着流落到了沈阳。初到沈阳，举目无亲，两人只能靠四处打零工糊口，饥一顿饱一顿，居无定所，露宿街头。流浪几天后，终于在近郊铁路附近，发现一间低矮狭窄的废弃工棚，勉强可以容身，他们便在那里“定居”下来。

一天，无事可做的兄弟俩在街头书摊看“小人书”，忽然看到街上的人被后面人追赶着慌忙逃散。不知所措的哥俩也跟着拔腿就跑，哥哥跑得快得以逃脱，年少的弟弟却被抓走了。此后，一大爷在沈阳到处打听寻找两个多月，始终没有二大爷的踪影和下落。从那以后，二大爷便杳无音信。

一大爷后来一边在日本人的洋行里做工，一边继续寻找弟弟。因为担心弟弟回来找不到“家”，所以一直住在原处。即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虽然城市几经改造，但他仍坚持住在附近，望眼欲穿地盼着弟弟归来。

二

原来，二大爷当年在沈阳街头被抓后，起初像牲口一样被关进一个由日本兵看守的大院。院里关押着许多青壮年中国人，其中有不少人来自山东。一位带胶东口音的老乡见他还是个孩子，问明情况后很是同情。二大爷异地遇同乡，无助的他好像有

了依靠，时刻跟在这位老乡身边。

次日，一个日本人向被抓的人训话，假意安抚：“莫怕，过几天送你们去虎林，那里管吃管住，有活干、能挣钱。”二大爷懵懂欲信，老乡却悄声提醒他：“别信日本人说的，有机会一定要逃出去。”

几天后，被抓来的中国人由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往外地。离开沈阳城后，道路愈加崎岖，林密人稀。疲惫不堪的劳工们前途未卜，内心充满迷茫和恐惧，几次有人试图逃跑却被抓回，遭受一顿毒打后用绳索捆绑双臂限制活动。

押解队的头目是个日本人，见不断有人逃跑，二大爷却老实地跟着队伍，便问：“你为什么逃跑？”二大爷反问道：“我是个流浪儿，不知道家在哪，能往哪里跑？”日本人龇牙笑笑，见他虎头虎脑、稚气未脱又机灵，便放松了警惕，常把吃剩的饭食给他，留在身边跑前跑后地当杂役使唤。

一路上风餐露宿疲惫不堪的劳工们，几天后有人染上了伤寒病，不断有人被传染死去。二大爷也未能幸免，高烧不退。日本人惧怕传染，见他身体孱弱，成为累赘，命人将他丢弃在路边的壕沟里。二大爷趴在土地上伸出一只臂膀，挣扎哭喊着求救，却无人理睬，绝望地眼见劳工队伍离去，很快昏死了过去。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一场大雨将二大爷从昏迷中浇醒，黑夜里恍若梦中，他用力在身上掐了一下，痛感让他意识到自己还活着。他慢慢睁开眼睛，模糊地看到身边横七竖八躺着多具尸体，不远处有几双发着幽幽绿光的眼睛盯着自己，不时传来几声狼嚎，阴森恐怖好像是魔鬼世界。他吃力地站起来，踉踉跄跄走了几步，两腿发软又倒了下去。看着慢慢逼近的狼群，他摸起身边一块石头抛了过去，狼群暂时停住了脚步。极度恐惧下人的潜能易被激发，求生的本能支撑着二大爷连滚带爬前进了几十米，抓着沟沿蔓草奋力爬出泥泞湿滑的壕沟，这才侥幸脱离险境。

天放亮后，饥肠辘辘的他蹒跚着来到附近的田地寻找食物，见一条长蔓上结着鲜嫩的丝瓜，便扯下一根，不顾生涩嚼了起来。随后，他便又昏睡了过去。

三

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太阳暖烘烘地照在二大爷身上，烈日炙烤着雨后大地，湿热升腾，他感到全身滚烫，头上的汗水顺着脸颊流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感觉身上似乎轻松了些，蒙眬地睁开眼，发现身边站着一对农民夫妇。这对夫妇是来自家田地劳动发现二大爷的，他们慈善关切地问明情况，心生怜悯，搀扶着二大爷回到家里并收留了他。

经过老农的精心照料和民间药方医治，二大爷逐渐恢复了健康。为报答救命之恩，他主动要求留下无偿帮工两年。老农见他年幼且无依无靠，于是把他留了下来。两年间老农

把他视为家人，不仅教他稼穡，还送他去补习文化。两年后，他从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，长成了身高近一米八的棒小伙。

老农见他身体健康人已长成，便不再挽留，告诉他向北二百多公里外的乌苏里江边，有个叫饶河的地方，那里是地广人稀的鱼米之乡。临别时，老农叮嘱：“路上要小心，日子过不下去再回来。”

二大爷听罢热泪盈眶，哽咽语塞，他叩首跪谢老夫子，带上简单行囊和恩人准备的干粮盘缠，依依不舍地踏上了北上征途。

来到“棒打狍子瓢舀鱼”的鱼米之乡，他凭着一身力气和勤恳为人打工。两年后，听说有人欲将一块粮田出让，位置不错且地价不高，二大爷便倾其所有，并赊欠部分钱款，将粮田盘了下来。从此，他觉得自己像一片漂泊的落叶，终于有了安身立命之所。

殊不知，这块地另有隐情。它位于当地一财主大户的两块地之间，财主觊觎已久，早想将自己的土地连成一片，曾多次向原主人使阴招，企图强行低价购买。土地主人不从，又不堪忍受欺凌，才有意公开出售。财主见这块地被个外来穷小子买去，心里像吃了酸枣一样酸涩，暗生报复之心。

四

毗邻的土地在地头用界碑石区分。春耕时，二大爷发现界石向自家一侧挪移，第二年又是如此。财主蚕食土地的伎俩昭然若揭。起初二大爷忍气吞声，对失去分厘土地并不太计较。为防界石再被挪移，他采来一块巨石安放在地头分界处作为标记。

财主见状，又生出歪招，他让雇工堵排水沟，企图挤走二大爷。夏天雨后，二大爷到庄稼地查看，发现自家地里一片汪洋，绿油油的玉米苗被淹没在水里。若不及时排除内涝，玉米苗将枯烂而死。二大爷看着被堵的壕沟，心里已明白八九分，他立即上前开挖堵水坝。正在不远处的财主发现后，一边吆喝，一边气势汹汹带人冲了过来，强词夺理说排水沟占用的是他家的地，命令雇工上前阻止排水。雇工们觉得财主理亏，无人出手，气急败坏的财主便亲自去抢夺二大爷手中的铁锹。

二大爷用力挥臂将财主甩了个趔趄，独处异乡的他，平日在人前低眉垂目，屏声静气，此刻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愤怒像火山喷发一样被引爆。他猛地将铁锹插进泥土，怒视着财主吼道：“你欺人太甚！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，有你的你再试试！”面对凛然不屈、与往日判若两人的二大爷，财主震惊了，只指着二大爷威胁几句便作罢收场，再不敢寻衅。

俗语讲“恶有恶报”，不久财主家有人染上了伤寒，病毒很快“串窝子”。极度恐慌的财主四处求医，仍不见好转。伤寒是传染性很强的瘟

疫，看不惯财主平日作为的村民，原本就对他“疏而远之”，此时更是唯恐避之不及，私下说这是“报应”。看着栖栖惶惶、陷入绝望的财主家人，二大爷心生怜悯，他不念旧恶，主动将当年治愈自己伤寒的过程和药方告诉了财主，使他们一家转危为安。事后，财主登门致谢，并对过去的不当行为道歉。二大爷摆摆手说：“过去的是是非非别提了。咱们是邻居，吃的是同一片土地长出来的庄稼。人命关天，我怎能见死不救？”几句话，让财主羞愧地掩面落泪。

五

日本战败后，关东军将在当地的一艘“小火轮”沉入乌苏里江。二大爷组织人力打捞，但因江水湍急，沉船被冲走移位，多日搜寻仍无踪影。面对打着漩涡的滔滔江水，不少人打起了退堂鼓。血气方刚的二大爷却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，终于在离原沉没处五百多米远的江心发现了沉船。在那个年代，缺少打捞设备和技术的边疆小镇，将沉船从波涛汹涌的乌苏里江中打捞上岸谈何容易？二大爷却做到了，可惜我没有从他那里了解到打捞过程。面对上岸趴窝的“小火轮”，二大爷边琢磨边修理，使它重获新生。他被聘为轮机长，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，悉心维护着江轮正常运营，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。

二大爷身材挺拔魁梧，脸庞冷峻，眼神刚毅，话语不多。他从不向别人讲自己的出身和人生经历，人们只知道他是山东人。他八级工退休前没有离开住地，自认为从小就是个没人要的孩子，在沈阳街头被抓走后，又误认为哥哥没有找他。由于爱的缺失，这种误解成为扎在他心中多年的一根刺。颠沛流离的经历成为刻在心里的阴影，他惧怕离开住地。在我父亲多次邀请和儿女们的劝说下，他终于打消了离家难返的顾虑，八十五岁时回到了阔别七十多年的故乡。

八十八岁那年，二大爷平生第一次因病住进了医院。儿女们看着不久于人世父亲，含泪问他还有什么心愿。他虽病情危重，但头脑清醒，气若游丝地表达了两个遗愿：“我不在了，代我去虎林看看救命恩人的后人；我的坟墓朝着南方家乡的方向。”二大爷去世后，儿女们遵照他的遗嘱一一照办。

当年热播的电视剧《闯关东》，剧中主人公一家人闯关东遭受的磨难和离奇的故事感动了无数观众。我曾问二大爷是否也看过？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剧中有的情节像自己的经历，当年哪个闯关东的人没有一本辛酸血泪史啊。”

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有几百万山东人为了生存而闯关东，尽管他们的境遇和遭受的苦难不同，但山东人深入骨髓里那种勤劳勇敢、重情重义、善良淳厚、豪爽倔强的禀性相似。二大爷非同寻常的经历是当年闯关东人的一个缩影。